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四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駸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三十六

起建武二十三年  
帝永平三年凡十四年

世祖光武皇帝下

建武二十三年春正月南郡蠻叛

郡國志南郡在雒陽南一千五百里蠻即緣河諸山蠻也

杜佑曰時南郡潯山蠻反劉尚討破之徒其種人七千餘口置江夏界中其後河中蠻是也○潯音屑

劉尚討破之 夏五月丁卯大司徒蔡茂薨 秋八月丙戌大司

空杜林薨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父鄴爲涼州刺史林少好學

沈深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

時稱通儒王莽敗盜賊起林避亂河西及還三輔爲侍御史京師士大夫皆尊事之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林先與興相遇欣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闐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矣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 九月辛未以陳留太守玉況爲大司徒

玉姓也

玉音肅

○沉辟班彪爲掾時東宮初建諸王國竝開而官屬

未備師保多闕彪上言曰孔子稱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是以聖人審所與居而戒慎所習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修習禮樂而

傅相未置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爲太子太傅及諸王國官屬帝從之彪仕不爲祿所如不合學不爲人博而不俗言不爲華述而不作博而不俗者謂務博而不爲徇俗之學以投合時好也

冬十月丙申以太僕張純爲大司空 武陵蠻精夫相單程

等反

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始置黔中郡漢興改爲武陵范書曰長沙武陵蠻名渠帥曰精夫槃瓠之後也補註渠單

程者姓名也附蓬後漢書曰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首者邑萬家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下令之後槃瓠遂街人頭造闕下羣臣怪而診之乃吳將軍首也帝大喜而計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無封爵之議欲有報而未知所宜女聞之以爲帝皇下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處險絕人迹不至於是女解去衣裳爲僕鑿之髻著獨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尋求輒遇風雨震晦使者不得進經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後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裁制皆有尾形其母後歸以狀白帝遣使迎致諸子女裝班蘭語言侏離好入山壑不樂平糲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厚其後滋蔓號曰武陵蠻其爲人外廋內

駐安土重舊黃閔武陵記曰山高萬仞山半有紫氣石室可容數萬人中有石牀紫氣行迹又有石羊石獸古迹奇異遙望見一石仍似狗形相傳遺劉尚發兵萬餘人泝沅水入武谿擊之實曰沅

云紫氣象也柯故且蘭東北經辰州潭州岳州經洞庭湖入江武谿在今辰州麻縣縣西百八十里卽五谿之一也尚輕敵深入

蠻乘險邀之尙一軍悉沒初匈奴單于與弟右谷蠡王知牙師

以次當爲左賢王左賢王次卽當爲單于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

牙師烏珠留單于有子曰比爲右莫鞬日逐王領南邊八部比見

知牙師死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

前單于長子我當立呼韓邪單于約其諸子以兄弟次相傳單于與殺其弟知牙師而立其子爲呼韓邪之約

而比則烏珠留之長子也此自謂若父子相傳則烏珠留死比當立爲單于何待至與而始傳其子也○谷者六蠡音離莫音郁鞬

音遂內懷猜懼庭會稀闊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

兵及單于蒲奴立比益恨望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西河

太守求內附

郡志西河郡在  
離陽北千二百里

兩骨都侯頗覺其意會五月龍祠

匈奴諸王每歲五月會龍城祠南匈奴傳曰匈奴俗尚有三龍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

勸單于誅比比弟

斬將王在單于帳下

南匈奴傳大臣前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次左右日逐

王次左右日逐王次

左右斬將王是爲六角聞之馳以報比比遂聚八部兵四五萬人

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亡去單于遣萬騎擊

之見比眾盛不敢進而還

是歲兩侯朱祐卒

范書朱祐傳二十  
四年卒改正祐原

文誤祐字仲先南陽宛人也少孤歸外家復陽劉氏往來春陵帝

與伯升皆愛之故伯升爲大司徒以祐爲護軍及帝爲大司馬討

河北復以祐爲護軍常見親幸舍止於中祐亦每力戰陷陣建武

元年封安陽侯二年更封堵陽侯十三年增邑定封兩侯祐爲人

質直尚儒學爲將多受降以克定城邑爲本不存首級之功又禁

制士卒不得虜掠百姓軍人樂放縱多以此怨之祐初學長安帝  
往候之祐不時相勞苦而先升講舍後車駕幸其第帝因笑曰主  
人得毋舍我講乎以有舊恩數蒙賞資初上在長安時嘗與祐共  
買蜜合藥上追念之賜祐白蜜一石問何如在長安其買時乎其  
親厚如此

建武二十四年春正月乙亥救天下匈奴入部大人共議立

日逐王比爲呼韓邪單于

補誌以其大父嘗依漢得安故欲襲其號

款五原塞願永爲

藩蔽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爲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

情僞難知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

五官中郎將掌五官郎杜佑曰漢制三署郎年五十以上

屬五官其次分屬左右署

獨以爲宜如孝宣故事受之

事見二十七帝宣帝甘露黃龍間

令東

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帝從之六月丙申沛國

唯水逆流一日一夜止 秋七月武陵蠻寇臨沅

沅日臨沅縣名  
屬武陵郡故城

在今蘭州遣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討之不克馬援請行帝愍

其老未許援曰臣尙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

用帝笑曰嬰鏖哉是翁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等將四萬餘

人征五溪

鄒道元注水經云武陵有五溪謂雒陽橫溪西瀘溪辰溪辰溪悉是蠻夷所居故謂五溪皆蠻夷之子孫也土俗

雜作熊楠作朗應作武賢曰五溪在今辰州界○漢音武援謂友人杜愔曰吾受丹恩年迫日

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

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

賢曰長者家兒  
謂權要子弟等

范曄贊曰伏波好功爰自冀隴南靜駱越西屠燒種徂年已流

壯情方勇

冬十月匈奴日逐王比自立爲南單于遣使詣闕奉藩稱臣上以



問朗陵侯臧宮

賢曰朗陵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開山縣西南

官曰匈奴飢疫分爭

臣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  
記建武二十五年春正月遼東徼外貊人寇邊太守祭彤招降之  
彤又以財利撫納鮮卑大都護偏何使招致異種絡繹款塞彤曰  
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即擊匈奴斬首  
二千餘級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軋送首級受賞賜自是匈奴  
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竝入朝貢彤爲人質厚重殺撫夷狄以  
恩信故皆畏而愛之得其死力 南單于遣其弟左賢王莫  
莫左賢王  
之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薁鞬左賢王生獲之北單于震怖徂  
地千餘里北部薁鞬骨都侯與右骨都侯率眾三萬餘人歸南單  
于三月南單于復遣使詣闕貢獻求使者監護遣侍子修舊約

舊約

宣帝 戊申晦日有食之 馬援軍至臨鄉 水經注武陵郡臨鄉有縣建武中所置

沅水之險因以沅南爲名縣治故城昔馬援討臨鄉所築也 擊破蠻兵斬獲二千餘人初援嘗

有疾虎賁中郎將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荅松去後諸子問

曰梁伯孫帝婿 梁松字伯孫尚帝女舞陰公主 貴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憚之大

人奈何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援兄

子嚴敦竝喜譏議通輕俠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

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

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甯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

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

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愛人之愛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

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

不成尙類鷲者也

毛晃曰舒地俗謂之鴨可畜而不能高飛者曰鴨野生而高飛者曰鷲○鷲音木

效季

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伯高者山

都長龍迹也

龍姓述名賢曰山都縣名屬南陽郡舊南陽之赤地秦以爲縣故城在今襄州義清縣東北

季良

者越騎司馬杜休也

百官志越騎校尉其屬有司馬秋千石

皆京兆人會係仇人上

書訟係爲行浮薄亂羣惑眾伏波將軍高里還書以誠兄子而梁

松寶固與之交結將扇其輕僞敗亂諸夏書奏帝召責松固以訟

書及接誠誓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係官擢拜龍述

爲零陵太守

賢曰零陵今永州

松由是恨援及援討武陵蠻軍次下雋賢

下雋縣名屬長沙國故城在今辰州沅陵縣宋白曰岳州巴陵縣

舊地理志下雋縣屬長沙郡在今鄂州蒲圻縣界卽此地按水經江水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漕水資水沅水合東流注之則宋說爲是賢說非

有兩道可入從壘頭則路

近而水險

水經注夷水南出夷山北流注沅夷山東接壘頭山山下水際有馬援傳軍處賢曰壘頭山在今辰州沅陵東

蒲葦壺頭山者以山頭從充則塗夷而運遠賢曰充縣名屬武陵郡耿舒欲

從充道援以爲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搃其喉咽皆音厚充賊自

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

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乃穿岸爲室以避炎氣附錄武陵記曰壺頭山邊

有石窟卽援所穿室也室內有蛇如百斛船大云是援之餘靈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

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爲之流涕耿舒與兄好時侯弇書曰好時縣屬扶風

○時音止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

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眾佛鬱行死佛鬱氣縮積而不得舒也

音佛又音勣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卽可殄滅伏

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實音古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

弇得書奏之帝乃使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卒松因是

構陷援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

郡國志新息侯國屬汝南郡應劭曰古息國其後東徙加

新字初援在交趾常飢蕒苴實

神農本草經曰蕒苴味甘微寒主風溼痺下氣除筋骨邪氣久服輕身益

氣用能輕身勝瘴氣南方蕒苴實大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

時人以爲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卒後

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

不敢以喪還舊塋槨葬城西賓客故人莫敢弔會嚴與援妻子草

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冤前後

六上辭甚哀切然後得葬前雲陽令扶風朱勃

雲陽縣屬左馮翊

請闕上

書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探其一美不求備於眾故高祖

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

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錄誠爲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

燕將據聊而不亦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  
波將軍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開闢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  
之閒勞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甯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徵封  
侯之福邪及其經營隴冀謀如涌泉勢如轉規也規圓也兵動有功師  
進輒克誅鋤先零飛矢貫脛出征交阯與妻子生訣開復南討立  
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  
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  
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度江海  
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眾庶未  
聞其毀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竝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  
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醜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

陳平金四萬斤以閒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復疑以錢穀閒哉天  
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  
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  
天平其惡也惟陛下詔思豎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  
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  
願下公卿平拔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  
田里竊感欒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闕庭書奏帝意稍解  
初勃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況表方領能短步辭言嫺雅期首  
聞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  
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涓  
城宰前書音義曰試守者試守一歲乃爲真食其  
全傳賢曰涓城縣名故城在今咸陽縣東北及援爲將軍封

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

親及援遇譏唯勃能終焉謁者南陽采均監援軍

援正宋均通鑑原文作宗均此

胡身之據漢司空宗俱碑及宗資墓前碑爲原因疑考後漢帝紀及姓苑姓宗諸書而改之者也信爲群核無疑然漢書之爲宋均其水黃父家傳戶習皆知爲宋均前知爲宗均說況族姓流傳或亦間有變更加子之爲孔理之爲李亦未可知也故原依漢書改宗作宋援既卒軍士疫死者大半蠻亦飢困均乃與諸將議曰今道

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均曰

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

外羊傳曰聘請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制

覆全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

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冬十月其斬其大帥而

降於是均入賊營散其眾遣歸本郡爲置長吏而還羣蠻遂平均

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上嘉其功迎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是



歲遼西烏桓大人郝且等率眾內屬

考異曰帝紀今春既善烏桓來朝歲末又起是歲烏桓

貢內屬善始獨大人來詔封烏桓渠帥爲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

使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遂爲漢偵候助

擊匈奴鮮卑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爲寇賊若久

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吏恐非所能制臣恐

以爲宜復置烏桓校尉

內都護護烏桓校尉至于莽時烏桓無校尉由是罷置十三州志曰護烏桓兼節

秩比二千石武帝置以護內附烏桓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

復置校尉於上谷甯城

上谷甯城名前書甯城在臨川郡懷戎縣西北俗

名西上

開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

建武二十六年春正月詔增百官奉

百官奉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秩中二千石

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月百斛千石月九十斛比千石月八十斛六百石月七十斛比六百石月五十五斛

四百石月五十斛比四百石月四十五斛三百石月四十斛比三百石月三十七斛二百石月三十斛比二百石月二十七斛百石月十六斛斗食月十一斛佐史月八斛凡諸受奉錢穀各半。○奉音俸。其千石已上減於西京舊制

六百石已下增於舊秩

初作壽陵

賢曰初作陵未有名故號壽陵蓋取久長之義也帝

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

太宗誠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

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

已賢曰言不起山陵裁令封土陂池不存水而已使送輿之後與邱壟同體 詔遣中郎

將段郴

郴百蠻平蠻

副校尉王郁使南匈奴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

十里

地理志五原西部塞八十里部都尉治田陸

使者令單于伏拜受詔單于願望有頃乃伏

稱臣拜訖令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懇於左右願使者眾中無

相屈折也詔聽南單于入居雲中

賢曰雲中郡名在今勝州北宋白曰漢雲中故城在勝州東北

四十里榆林界前武侯所築始遣使匈奴中郎將將兵衛護之 夏南單于所

獲北庭薁鞬左賢王將其眾及南部五骨都侯韓氏骨都侯當于骨都侯呼衍骨都

侯鄆氏骨都侯栗藉骨都侯凡五合三萬餘人畔歸去北庭三百餘里自立爲單

于月餘日更相攻擊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自殺諸骨都侯子各

擁兵自守 秋南單于遣子入侍詔賜單于冠帶璽綬南匈奴傳黃金璽

綬綬賢曰整草名以夏草染綬因以爲名漢書車馬金帛甲兵什

器賢曰古之飾行二五爲什食器之類必供之故曰什物什具今人並謂生生之具爲什物又轉河東米糶二

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贖給之令中郎將將弛刑五十人

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勸靜弛刑者弛刑徒也說文弓解曰弛此謂解其罪而後作者考異曰

年春使段鄆屬縣置使匈奴中郎將鄆如傳鄆屬縣在秋其中郎將亦未知汝在何時或者今春置之至是更爲之約束制

度單于放盡輒遣奉奏送侍子入朝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

庭賜單于及關氏左右賢王以下繪綵合萬匹歲以爲常於是雲  
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鴈門上谷代八郡民歸於本土

前此避匈奴內徙者

令皆歸復本土遣謁者分將弛刑補治城郭發遣邊民在中國者布還諸

縣皆賜以裝錢轉給糧食時城郭邱墟掃地更爲土乃悔前徙之

徙民見上

卷十五年 冬南匈奴五骨都侯子復將其眾三千人歸南部北

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眾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

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段郴王郁雷西河擁護之

杜佑曰汾州臨城縣有美

稷鄉即漢美稷縣也

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

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爲常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

諸部王助漢扞戍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代郡皆領部眾

爲郡縣偵邏耳目

偵音征懼稱三音邏音羅去聲

北單于惶恐頗還所掠漢民以

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遺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薊韃日逐耳非敢犯漢民也

辛亥建武二十七年夏四月戊午大司徒王況薨 五月丁丑詔司

徒司空竝去大名改大司馬爲太尉驃騎大將軍行大司馬劉隆  
即日罷以太僕趙燾爲太尉大司農馮勤爲司徒 北匈奴遣使

詣武威求和親自北地以東南部分居塞內北使不敢至塞下故  
詣武威求和賢曰武威郡故城在今涼州姑臧縣

西北故涼城是也 帝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

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

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

勿愛其使 朗陵侯臧宮揚虛侯馬武上書曰朗陵侯國屬汝南郡水經注揚虛縣

屬平原黑水逕其東商河發源於此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虜今

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諭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尙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恆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范曄論曰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項之彊人資附漢之  
思雖懷璽紆紱跨陵州縣殊名詭號千隊爲羣尙未足以爲比  
功上烈也至於山西既定威臨天下戎羯喪其精膽羣帥賈其  
餘壯斯誠雄心尙武之幾先志玩兵之日滅宮馬武之徒撫鳴  
劍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北矣光武審黃石存苞桑閉玉門以  
謝西域之質卑辭幣以禮匈奴之使其意防蓋已宏深豈其顛  
沛平城之圍忍傷鯨王之陳乎

上問趙熹以久長之計熹請遣諸王就國冬上始遣魯王興齊王

石就國

石章之子續之嫡孫也

是歲帝舅壽張恭侯樊宏薨

壽張縣屬東平國春秋曰

夏漢曰壽良帝避叔父趙王良諱改曰宏字靡卿南陽湖陽人也

張宏諱敬侯曰恭侯壽公避國諱也父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

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至乃開廣田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資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爲三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閒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教皆不可受宏少有志行士葬末義兵起劉伯升與族兄暘俱將兵攻湖陽暘女弟爲宏妻湖陽由是收繫宏妻子令出譬伯升宏畱不反湖陽欲殺其妻子長吏以下相謂曰樊重子父恩德行於鄉里雖有罪且當在後遂得免更始立欲以宏爲將宏辭而歸與宗家



親屬作營壘自守老弱歸之者千餘家時赤猶賊掠唐子鄉宏遣人持牛酒勞遺之赤猶長老皆曰樊君素善且今見待如此何心攻之引兵而去帝卽位拜光祿大夫位次三公始封長羅後改封壽張宏爲人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所上便宣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眾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及病困遺令薄葬一無所用以爲棺柩一藏不立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古夫婦合葬詩曰穀則異藏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長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爲式 袁牢王賢栗率種人詣越嶲太守

鄒鳩降求內屬帝封賢栗等爲君長自是歲來朝貢哀牢所居散在谿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來不通中國至是始求內附

子建武二十八年春正月己巳徙魯王囑爲北海王以魯益東海

帝以東海王疆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食二十九縣賜虎賁旄頭

設鐘虞之樂

漢官儀曰虎賁千五百人戴鵬尾屬虎賁中郎將旄頭注見前爾雅木謂之虞所以懸鐘磬也說文曰簾

飾爲虞歌擬於乘輿疆臨之國敬上書讓還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

不許而深嘉歎之以其章宣示公卿初魯恭王好宮室起靈光殿

甚壯麗是時猶存故詔疆都魯夏六月丁卯沛太后郭氏薨

初馬援兒子婿王磐不阿侯仁之子也王莽敗磐擁富資爲游俠

有名江淮閒後游京師與諸貴戚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

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

磐字子石

而反游京師長者

長者指貴戚用氣自行

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繫坐車死繫子肅復出入王侯邸第時禁罔尚疏諸王皆在京師競修名譽招游士馬援謂司馬呂利

曰建武之元名爲天下重開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

諸子竝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

賈曰舊防諸侯王子不許交通

賓卿曹戒慎之至是有上書告肅等受誅之家爲諸王賓客慮因

事生亂會更始之子壽光侯鯉得幸於沛王

賈曰壽光縣屬北海郡今青州縣

怨

劉盆子結客殺故式侯恭帝怒沛王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因詔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與其禍臨命歎曰馬將軍誠神人也

范曄論曰馬伏波其戒人之禍智矣而不能自免於讒隙豈功名之際理固然與夫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己以之

斷義必厲誠能回觀物之智而爲反身之察則明矣

秋八月戊寅東海王弼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淮陽王延始就國 上大會羣臣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

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

原鹿縣屬汝南郡春秋之鹿上也

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

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卽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卽拜佚爲太子太傅以博士桓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采幾拜爲太常榮初遭倉卒與族人桓元卿同飢厄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嗤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爲太常元卿歎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爲利乃若是哉 北匈奴

遣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俱獻

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

三府太尉司徒司空府也

司徒掾班彪曰臣聞孝宣

皇帝敕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卻敵折衝應

對入其數則反爲輕欺

數術數也言入其術中也

今北單于見南單于來附懼

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

斯皆外示富強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

數爲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立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

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郅支

行事報答之辭令必有適

適當也言報答之辭必有當乎事情也

今立彙草并上曰

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

謂呼韓邪舊約也

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

計議甚高爲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讎

賚竝蒙孝宣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臣保塞其後郅支忿戾  
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  
相繼今南單于攜眾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  
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埽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  
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  
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爲臣妾  
殊俗百蠻義無親疏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郅  
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  
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  
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韃鞮丸一

賢曰方言  
曰鞮弓爲

鞮亦箭爲鞮丸即箭服也鞮與鞮同○鞮音讀矢四發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

蠶王雜繪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

竿瑟空侯皆敗

竿管三十六簧劉陶曰女媧氏造匏列管于匏上內簧其中爾雅謂之巢大者曰竿小者曰和竿與

也立春之氣煦生萬物也竿管三十六宮管在左和管十三宮管居中今之竿笙竝以木代匏而漆之無復八音矣瑟注見前空侯世本云空國侯所造劉陶曰漢武帝使樂人侯調所作以祠太廟或曰侯師所作其聲坎坎應節謂之坎侯聲說爲笙篪或謂師賢摩廣樂非也舊說一依琴制今案其形似瑟而小七弦用撥彈之如琵琶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尙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爲務竿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齎朕不愛小物于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帝悉納從之

晉建武二十九年春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晉建武三十年春二月車駕東巡羣臣上言卽位三十年宜封禪

泰山詔曰卽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平曾謂泰山

不如林放乎何事污七十二代之編錄

賈曰莊子曰易姓而王封于泰山禱于梁父者七十

有二代其有形兆異鳴物石凡千八百餘處許慎說文序曰蒼頡之初作書蓋伏類象形故謂之文其有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華乳而益多也蒼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琅音銀鳴舌岳若郡縣遠道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髮令屯田於是羣臣不敢復

言甲子上幸魯濟南閏月癸丑還宮 有星孛於紫宮 夏四月

戊子徙左翊王焉爲中山王 五月大水 秋七月丁酉上行幸

魯冬十一月丁酉還宮 膠東剛侯賈復薨

考異日本傳在三十一年今從袁紀

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以復取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勳諸將每論功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給事中桓譚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聞國之廢興在于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



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眾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于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眾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黜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不敢談者懼于前事也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懸賞設罰以別善惡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仇子孫相報後忿勝前至于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殺傷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如此則讎怨自解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鋼商賈不得宦爲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

先帝廟  
高祖

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爲之係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眾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是爲下樹奢媒而置貧本也求人之富足可得乎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贖罪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己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

元建武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 癸酉晦日有食之 蝗 劫京

兆掾第五倫

倫之先齊諸田徒長陵諸田徒國陵者多故以次第爲氏

少介然有義行王莽末

盜賊起宗族閭里爭往赴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眾引彊持滿以拒之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郡尹鮮于褒見而異之署爲吏後褒坐事去握倫臂訣曰恨相知晚倫

久宦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姓名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  
上黨所過輒爲糞除而去陌上號爲道士數年餓于棗蔭之於京  
兆尹閭興興卽召倫爲主簿領長安市公平廉介市無姦枉每讀  
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尙不能

下將謂州將

安能動萬乘乎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後舉孝廉補

淮陽王醫工長

志于國官有功德長主衆人衛士長主衛士醫工長主醫藥永巷長主官中兼使司祀長主祠

祀告比四百石

建武中元元年春正月淮陽王入朝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  
政事倫因此酬對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帝謂倫曰聞  
卿爲吏笏婦公不過從兄飯甯有之邪笏音彭又音旁答擊也對曰臣三娶  
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敢妄過人食眾人以臣愚蔽故生是語

耳帝大笑以倫爲扶夷長

賢曰扶夷縣屬零陵郡故城在今邵州武岡縣東北水經注夫夷縣在邵陵西

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倫雖爲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

受俸裁畱一月糧餘皆以濟民之貧困者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

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匱乏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

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告曉百

姓其巫祝有依鬼神詐怖愚民皆按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

民初恐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 上讀

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

風俗通曰岱始也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

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岳之長

上感此文乃詔虎賁中郎將梁松等按察河

嶽讖文言九世當封禪者凡三十六事於是張純等復奏請封禪

史記集註曰泰山上築土爲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禪止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

上乃許焉詔有

司求元封故事當用方石再累玉檢金泥

元封故事武帝封禪故事也用方石再累置壇

中皆方五尺厚一尺用玉牒青綠方石牒厚五寸長尺三寸廣五寸有玉檢又有石檢十枚列于石旁東西各三向北各二皆長三尺廣三尺厚七寸檢中刻三畫深四寸方五寸有蓋檢用金纒玉牒以水銀和金以爲泥

上以石功難就欲因

孝武故封石置玉牒其中梁松等爭以爲不可乃命石工取完青

石無必五色

舊制用石蓋各依方色也

丁卯車駕東巡二月己卯幸魯進幸泰

山辛卯晨燎祭天於秦山下南方羣神皆從

從從祀也

用樂如南郊事

畢至食時天子御輦登山日中後到山上更衣

易服也 脯時升壇

北而尚書令奉玉牒檢天子以寸二分璽親封之訖太常命驕騎

二千餘人發壇上方石尚書令藏玉牒已復石覆訖尚書令以五

寸印封石檢事畢天子再拜羣臣稱萬歲乃復道下

復道下者謂復故道而下

也夜半後上乃到山下百官明且乃訖

爾錄應劭漢官馬第伯封禪傳記曰車駕正月二十

入日發雒陽宮二月九日創營遺湯者將往五百人治泰山道十  
二日宿奉高遣虎賁郎將先上山三峯行還台途道徒千人十五  
日始齊遣馬第伯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祭山壇及故明堂宮又  
遣郡官等觀治石石二枚狀博平圓九尺此石上石也其一石武  
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能上兩置山下號五車台兩離距百長丈  
二廣二尺厚尺半所四枚檢石長三尺廣六寸狀如封篋長檢十  
枚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  
紀功德是觀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不騎步牽馬半步行騎且相  
半至中觀雷馬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瞻仰望天觀如從  
谷底仰觀抗峯其爲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宵窳如無道徑  
遙卓其人如行朽兀或爲白石或垂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  
也殊不可上四布微賦有頃復蘇亦頓齋酒脯處處有泉水目輒  
爲之明復勉彊相將行到天觀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尙十餘  
里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俯視豁石磔碌不可見丈  
尺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交遠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羊腸  
透迤名曰雲道往往有纜索可得而登也兩側者扶掖前人推奉  
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所謂磨磨擗石捫天之難也初  
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唇焦五六步一休屢屢頓地不  
避溼潤前有燥地目覩而兩腳不隨早食上晡後到天門郭使者  
得銅物形狀如雞又方柄有孔莫能識疑封禪具也東上一里餘  
得木甲木甲者武帝時神也東北百餘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及闕  
在南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得北垂圓臺高九尺方圓三丈所

有兩陛人不得從上從東陛上臺上有墮方一丈二尺所上有方石四維有距石四面有闕向墮再拜謁人多置錢物墮上亦不拂除國家上見之則詔書所謂酢梨酸棗狼籍散錢處處散百幣帛具道是武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爲先上跪拜置梨棗錢于道以求福卽此也東山名曰日觀日觀者雖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素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西北有石室墮以前有玉盤中有玉龜山南脅有神泉飲之極清美利人日入下去行以晝日暮時頗雨不見其道一人居其前先知蹈有人乃舉足墮之比至天門甲午禪祭地於梁陰梁父之以高下夜人定矣○宵寐音窳窳

后配山川羣神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 三月戊辰司空張純

夏四月癸酉車駕還宮己卯赦天下改元考異曰續漢志云以建武二十二年爲建

武中元元年紀年通譜云據紀志俱出范氏而所載不同此必傳寫脫誤今官書累經校定學者失於精密但見紀元而有建武二字輒以意刪去斯爲謬矣梁武帝大同大通之上行幸長安五

月乙丑還宮 初王莽末四方潰畔南陽馮魴乃聚賓客招豪傑

作營壘以待所歸是時湖陽大姓虞都尉反城稱兵先與同縣申

曆季有仇謀殺之季亡歸魴魴將季欲還其營道逢都尉從弟長卿來欲執季魴叱之曰吾與季雖無素故士窮相歸要當以死任之遂與俱歸季謝曰蒙恩全死無以爲報有牛馬財物願悉獻之魴作色曰吾老親弱弟皆在賊城中今日相與尙無所顧何云財物乎季慙不敢復言自是爲縣邑所敬信故能據營自固時天下未定四方之擁兵橫行者甚眾唯魴自守兼有方略帝聞而嘉之徵詣行在厯官太僕魴性矜嚴公正在位數進忠言多見納用六月辛卯乃以魴爲司空 乙未司徒馮勤薨 京師醴泉湧出飲之者痼疾皆愈惟眇蹇者不瘳又有赤草生於水崖賢曰赤草朱草也大棘也日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以後日落一葉周而復始 郡國頻上甘露羣臣奏言靈物仍降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帝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



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 秋郡國三蝗 冬十月辛未以司隸

校尉東萊李訢爲司徒 郡國志東萊郡在雒陽東三千一百二十八里 而以泚陽長鮑昱

代訢爲司隸校尉昱永之子也 泚陽縣屬南陽郡志作比陽今改作泚陽昱傳誤作泚今改正 泚

比 詔昱詣尙書使封胡降檄帝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否對曰臣

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

也帝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隸也 建武十一年昱父永爲司

隸校尉 昱長泚陽時泚陽人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母詣昱自言年七

十餘唯有一子適新娶今繫獄當死長無種類涕泣求哀昱憐其

言令將妻入獄解械止宿遂任身有子政化仁愛境內清淨故帝

聞而擢之 甲申使司空告祠高廟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

食地祇遷呂太后廟主于園四時上祭 十一月甲子晦日有食

之 是歲起明堂靈臺辟雍

賢曰漢官儀明堂去平城門二里所天子出從平城門歷先明堂乃至郊

記又曰辟雍去明堂三百步車駕臨辟雍從北門入三月九月皆于中行鄉射禮辟雍以水其外以節觀者漢宮闕碑曰靈臺高三丈十二門楊街之紅陽記曰平昌門直南大道東是明堂大道百步靈臺

宣布圖讖於天下初上以

赤伏符卽帝位由是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給事中桓譚上疏

諫曰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

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

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

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誣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

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爲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

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

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疏奏帝不悅會議靈臺所處

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

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將特也領

也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爲六安郡丞賢曰六安郡故城在今壽州安豐縣南余

據郡國志建武十六年省六安國以其縣屬廬江郡道病卒謂出爲郡丞必不在是年通鑑因靈壽事併書於此

范曄論曰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保免賈逵能附會

文致最差貴顯鄭興事見四十二卷七年明帝永平中賈逵上言左氏與國議合明劉氏爲堯後帝嘉之歷遷

侍中領騎都尉甚見信用世主以此論學悲哉

南單于比死弟左賢王莫立爲邱浮尤提單于帝遣使齎璽書拜

授璽綬賜以衣冠及繒綵是後遂以爲常

建武中元二年春正月辛未初立北郊祀后土 二月戊戌帝

崩於南宮前殿年六十二帝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郡將

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聞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頤頤愛精神優游自甯帝曰吾自樂此不爲疲也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太尉趙熹典喪事時經王莽之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諸王雖止同席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寮正色橫劔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奏遣謁者將護官屬分止他縣諸王竝令就邸唯得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賈公彥曰漢宮殿門每門皆使司馬一人守門比千石皆號司馬殿門內外肅然太子卽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山陽王荆哭臨不哀而作飛書令蒼頭詐稱大鴻臚郭況書與東海王疆百君王無罪猥被斥廢而兄弟至有束縛入牢獄者太后失職別守北宮

及至年老遠斥居邊海內深痛觀者鼻酸及太后尸柩在堂洛陽吏以次捕斬賓客至有一家三口伏堂者痛甚矣今天下爭欲思刻賊王以求功甯有量邪若歸并二國之眾可聚百萬君王爲之主鼓行而前功易於泰山破雞子輕於駟馬載鴻毛此湯武兵也王努力卒事高祖起亭長陛下興白水

謂光武起于南陽春陵之白水鄉也

何況於

王陛下長子故副主哉上以求天下事必舉下以雪除沈沒之恥

報死母之讎精誠所加金石爲開當爲秋霜毋爲檻羊

賢曰秋霜蕭殺於物

檻羊受

制於人雖欲爲檻羊又可得乎人主崩亡閭閻之伍尙爲盜賊欲

有所望何況王邪矣受命之君天之所立不可謀也今新帝人之所置彊者爲右願君王爲高祖陛下所志毋爲扶蘇將閭叫呼天也彊得書惶怖卽執其使封書上之帝以荆母弟

帝及荆皆陰后所生秘其

事遣荆出止河南宮

宮在河南

三月丁卯葬光武皇帝於原陵廟

號世祖

帝王紀曰原陵在臨下亭東南去雒陽十五里水經注光武葬臨亭亭南西望平陰大河逕其北

夏四

月丙辰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水而無舟楫夫萬

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實賴有德左右小子高密侯禹元功之首東

平王蒼寬博有謀其以禹爲太傅蒼爲驃騎將軍蒼懇辭帝不許

又詔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十八人在三公上蒼少好經書

雅有智思爲人美須髯腰帶十圍進止有禮故上於兄弟中獨敬

重而尊用之初齊國吳良爲郡吏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

與觴上壽詔稱太守功德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諂

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斂容而止譙罷轉良爲功曹良恥以言受

進終不何謁蒼聞而辟之署爲西曹甚相敬愛遂薦良於帝曰良

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又治尚書學通師法經  
任博士行中表儀安備宿衛以輔聖政帝曰薦賢助國宰相之職  
也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今以夏爲議郎後夏累官爲  
司徒長史每處大議輒據經典下帝旨偶俗以要時譽 初燒當

羌豪滇良擊破先零奪居其地

羌無弋爰劍元孫研居郡中最豪  
健並中其種爲研種至研十三

世孫燒當後豪健其子孫更以燒當爲研種滇良者燒當之元孫  
也自燒當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而先零卑湊並皆強富滇良  
集諸雜種掩擊先零卑湊大破之奪居大  
檢中地縣是始彌○滇音顛湊音前上聲滇良卒于滇吾立附落

轉盛秋滇吾與弟滇岸率眾寇隴西敗太守劉盱於允街

賢曰允  
街屬金

城郡故城在今涼州昌松縣東南  
城臨麗水一名麗水縣○允音沿

於是守塞諸羌皆叛詔謁者張

鴻領諸郡兵擊之戰於允吾

賢曰允吾縣名屬金城郡故城在今  
蘭州廣武縣西杜佑曰西平郡龍

支縣漢允吾縣地後漢  
爲龍耆縣○吾音牙

鴻軍敗沒冬十一月復遣中郎將寶固監

捕虜將軍馬武等二將軍四萬人討之 是歲南單于莫死弟汗  
立爲伊伐於慮鞮單于 初河內尙長字子平隱居不仕性尙中  
和學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嘗讀  
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  
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旣畢敕斷家事勿相關當如吾死也於  
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遊五嶽名山不知所終 扶風井丹  
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紜非大春性清高未  
嘗修刺候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丹  
不能致信陽侯陰就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而別使人  
要劫之丹不得已旣至就故爲設麥飯蔥菜之食丹推去之曰以  
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及就左右進



輦丹笑曰吾聞桀爲人車豈此耶就不得已而令去輦自是隱閉  
不關人事以壽終 初山陽范式少遊太學與汝南張劭爲友既  
而二人竝告歸鄉里式謂劭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  
焉乃其剋期日後期方至劭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  
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  
若然當爲爾醞酒至日式果到升堂拜母盡歡而別式仕爲郡功  
曹後劭寢病同郡郅君章股子徵晨夜省視之劭臨盡歎曰恨不  
見我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耶劭曰若二子  
省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卒式忽夢見劭元冕垂  
纓履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  
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寤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心

雖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者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已而果然式卽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涕式因執紼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爲修墳樹乃去後到京師受業太學時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太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病篤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歿後但以尸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爲書以遺式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捐哭以爲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長沙上計掾

史到京師上書表式行狀三府竝辟不應州舉式茂才四遷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備爲新野縣阿里街卒式行部至新野而縣選嵩爲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耶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息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貧者士之常豈爲鄙哉式敕縣代嵩以先備未竟不可去嵩在阿里正身厲行街中子弟服其訓化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問知其嵩也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於是送馬謝之嵩官至南海太守

顯宗孝明皇帝上

幼名壽後改名莊伏候古今注曰諱莊之字曰嚴臨法照臨四方曰明宗武第四子

也 在位十  
八年改元一

元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於原陵如元會儀乘輿拜  
神坐退坐東廂侍衛官皆在神坐後太官上食太常奏樂郡國上  
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價及民所疾苦是後遂以爲常

夏五月高密元侯鄧禹薨

禹薨鄧氏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

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調者不可勝數東京莫與爲比

東海恭

王彊病上遣使者太醫乘驛視疾絡繹不絕詔沛王輔濟南王康  
淮陽王延詣魯省疾戊寅薨臨終上書謝恩百臣蒙恩得備藩  
輔特受二國宮室禮樂事事殊異巍巍無量訖無報稱而自修不  
謹連年被疾爲朝廷憂念皇太后陛下哀憐臣彊感動發中數遣  
使者太醫令丞方伎道術絡繹不絕臣伏惟厚恩不知所言臣內

自省視氣力羸劣日夜浸困終不復望見闕廷奉承幃幄孤負重  
恩含悵黃泉身既天命孤弱復爲皇太后陛下憂慮誠悲誠懇息  
政小人也息子也 故其名猥當曩臣後必非所以全利之也願還東海郡

今天下新罹大憂惟陛下加供養皇太后數進御餐臣彊困劣言  
不能盡意願竝謝諸王不意永不復相見也帝覽書悲慟從太后

出幸津門亭發哀

賢曰津門離陽城南面西頭門也一名津陽門每門皆有亭李尤銘津門位未使司空

持節護喪事

百官志司空掌水土事大喪掌將校復土今使護藩王喪殊禮也

贈送以殊禮詔楚

王英趙王栩北海王興及京師親戚皆會葬帝追惟彊深執謙儉

不欲厚葬以違其意於是特詔遣送之物務從約省衣足斂形茅

車瓦器物減於制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將作大匠閔起陵廟

秦

將作少府景帝改爲將作大匠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殿園土木之工并樹桐梓之類列於道側

秋七月馬武

等擊燒當羌大破之餘皆降散 山陽王荆私迎能爲星者與謀

議冀天下有變帝聞之徙封荆廣陵王遣之國

郡國志廣陵在淮陽東一千六百四

十里 遼東太守祭彤使偏何討赤山烏桓

烏桓傳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鮮卑傳云偏

何擊遼陽赤山烏桓故志賁蓋故

志賁水赤山種而居漁陽塞外也大破之斬其魁帥塞外震讐西

自武威東盡元菟

郡國志武威郡在雒陽西三千五百里元菟郡在雒陽東北四千里

皆來內附野

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 東平王蒼以爲中興三十餘年四方

無虞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

光武建武三年

立南郊中元元年立北郊於雒陽城北四里今定其冠冕車服制度雖首儀曰北郊壇在城西北角去城一里所

及光武

廟登歌八佾舞數上之

記曰歌者在上帝人聲也天子樂舞八佾

好時愍侯耿弇

紀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

宗尊也尊而祀之以配上帝

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玉佩以行事

漢官儀曰天子冠通天諸侯王冠遠遊三公諸侯冠

進賢三梁卿大夫尙書二千石博士冠兩梁千石以下至小吏冠  
一梁天子公卿特進諸侯祀天地明堂皆冠平冕天子十二旒三  
公九旒諸侯七旒各如其綬色元衣纁裳周禮曰王祀昊天  
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三禮區曰冕以三十升布漆而  
爲之廣八寸長尺六寸前圓後方前下後高有俛伏之形故謂之  
冕欲人之位彌高而志彌下故以名焉蓋巴輿服志曰顯宗初服  
冕衣裳以祀天地衣裳以元纁纁下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  
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五色采乘輿刺繡  
公卿已下皆繡成陳爾雅色繡之徐廣車服注曰漢明帝按古禮  
飾服章天子郊麻衣阜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禮記  
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元玉  
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晉志曰周禮弁師掌六冕司服掌六  
服自后王至庶人各有等差秦變古制郊祭之服皆以衄元舊法  
掃地盡矣漢承秦故二百餘年未能有所制立及中興後明帝乃  
始采周官禮記尙書及諸儒記說備衄冕之服天子禮畢登靈臺  
車乘冠服從區區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禮畢登靈臺  
望雲物春秋左氏傳曰分至啓閉必書雲物杜預注曰雲物氣色  
災變也素祭妖祥逆爲之昏前書天文志曰歲正月旦旦  
至食爲麥食至日跌爲稷跌至脯爲黍脯至下脯爲  
菽下脯至日入爲麻各以其時用璧色占種所宜 赦天下 三  
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儀禮曰大射之禮王將祭射宮擇士以助  
祭也張氏侯熊侯豹侯其制若今之射的

也

冬十月壬子上幸辟雍祀周公孔子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爲

三老桓榮爲五更三老服都紵大袍單衣皂緣領袖中衣冠進賢

扶玉杖

說文曰紵蕭屬績紵以爲美布故曰都紵纁義志進賢冠古謂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

公侯三梁中二千石至博士兩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學弟子皆一梁又仲春之月幣道皆案戶比民年七十者授之以玉杖

玉杖長九尺滿以鳩鳥爲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故老人不噎爾雅翼曰刻玉爲鳩置之杖端謂之鳩杖亦曰玉杖○於音柱於音頃

五更亦如之不杖乘輿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

老五更於太學講堂天子迎於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

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

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祝饌在前祝饌在後五更南面三公進

供禮亦如之

賢曰宋均曰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之事者五更老人

知五更代事者鄭康成曰三老五更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弟也名以三五者取象

三辰五星天所以照明天下者禮殿先聖先師也阼階東階主階



也賓階西階也賢曰黜也黜也所以潔口也陸德明曰以酒  
日醴以水日漱言義隱云飯畢澆口也老人食多鯁體故置人於  
前後視之令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爲下說賢曰下說謂

其不鯁體也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爲下說下語而講說  
也詔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

計漢官儀曰辟雍四門外有水以節觀者門於是下詔賜榮爵關

內侯考異曰帝紀載詔文上言李躬而下獨封榮似脫三老五更

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上自

爲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卽帝位猶尊榮以師禮常幸太常府令

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士親自執業諸生或

避位發難上謙曰太師在是旣罷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榮每

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太醫相望於道及篤上疏謝恩讓還

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茵

帷帳刀劍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

車到門皆拜牀下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於首山之

陽賢曰首陽山在子郁當嗣讓其兄子汎帝不許郁乃受封而悉

以租入與之帝以郁爲侍中上以中山王馮郭太后少子太后

尤愛之故獨留京師至是始與諸王俱就國賜以虎賁官騎賢曰

儀騎騎王家名官騎余據馬傳時恩寵尤厚獨得往來京師帝禮

待陰郭每事必均數受賞賜恩寵俱渥甲子上行幸長安十一

月甲申遣使者以中牢祠蕭何霍光帝過式其墓進幸河東癸卯

還宮十二月護羌校尉竇林坐欺罔及臧罪下獄死時羌滇吾

降林奏以滇岸爲大豪後滇吾復降林又奏其爲第一豪帝怪其

一寵兩蒙以詰林竊驗知之怒而免林官涼州刺史又奏林臧罪

遂下獄死林者融之從兄子也於時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

相與竝時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於親戚功臣中莫與爲比及林誅帝數下詔切責融融惶恐乞骸骨詔令歸第養病 是

歲初迎氣於五郊

續漢書曰迎氣五郊之兆四方之兆各依其位中央之兆在未壇皆三尺立春之日迎春於東

郊祭青帝句芒車服皆青歌青陽入佾舞雲翹之舞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祭赤帝祝融車服皆赤歌朱明舞如迎春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兆祭黃帝后土車服皆黃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立秋之日迎秋於西郊祭白帝蓐收車服皆白歌白靈八佾舞育命之舞立冬之日迎冬於北郊祭黑帝元冥車服皆黑歌元冥舞如迎秋

新陽侯陰就子豐尚

鄼邑公主驕妬殺之被誅父母皆自殺

公主光武女賢曰鄼縣屬南陽郡

南單于汗死單于比之子適立爲醜僮尸逐侯鞬單于

永平三年春二月甲寅太尉趙熹司徒李訢免 丙辰以左馮

翊郭丹爲司徒丹字少卿七歲而孤小心孝順後母哀憐之爲鬻衣裝買產業後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歎曰丹不乘使

者車終不出關既至京師常爲都講諸儒咸敬重之王莽大司馬  
嚴尤請丹辭病不就莽又徵之遂與諸生逃於北地更始二年三  
公舉丹賢能徵爲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丹自去家  
十有二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更始敗諸將歸光武竝獲封  
爵丹獨係平氏不下爲更始發喪封經盡哀建武二年潛逃去敝  
衣聞行涉歷險阻求謁更始妻子奉還節傳因歸鄉里十三年大  
司馬吳漢辟高第歷官左馮翊遂有是拜在朝廉直公正與侯霸  
杜林張湛郭伋齊名 己未以南陽太守虞延爲太尉延字子大  
陳畱東昏人也初生其上有物若一匹練遂上昇天及長長八尺  
六寸腰帶十圍力能扛鼎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常嬰甲冑擁衛親  
族扞禦鈔盜賴其全者甚眾建武初爲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

休遣徒繫各使歸家竝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于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延率掾吏殯於門外百姓感而悅之二十年光武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時延爲部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其陵樹枝槩皆詣其數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敕延從駕到魯還經封邱城門門下小不容羽蓋帝怒使撻侍御史延因求見引咎以爲罪在督郵言辭激揚有感帝意乃制詔曰以陳留督郵虞延故貰御史罪遷洛陽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爲盜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書輒加笞二百新陽侯陰就乃譖延枉法光武乃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趨東延前執之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

陸戟郎以戟刺延叱使置之延不爲動成卒伏誅於是外戚斂手  
莫敢干法在縣三年遷南陽太守至是遷拜太尉 甲子立貴人  
馬氏爲皇后皇子烜爲太子烜音后援之少女也少喪父兄客卿  
又早天母前夫人悲傷成疾后年十歲幹理家事敕制僮御內外  
諮稟事同成人后嘗久病太夫人呼相者相之相者大驚曰我必  
爲此女稱臣然貴而少子若養他子者得力乃當踰於所生初援  
征五溪蠻卒於師梁松寶固等譖之由是家益失勢又數爲權貴  
所侵侮后從兄嚴不勝憂憤白太夫人求進女掖庭乃上書曰臣  
叔父拔孤恩不報而妻子特獲恩全載仰陛下爲天爲父人情旣  
得不死便欲求福竊聞太子諸王妃匹未備援有三女大者十五  
次者十四小者十三儀狀髮膚上中以上皆孝順小心婉爭有禮

願下相工簡其可否如有萬一援不朽於黃泉矣由是選入太子  
宮能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及帝卽  
位爲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皇子炆帝以后無子  
命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  
育勞瘁過於所生太子亦孝性惇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閒  
后常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  
若數所寵引輒加隆遇及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  
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卽其人也后旣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能誦易  
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易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刺望諸  
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疏粗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  
染色故用之耳帝嘗幸苑囿離宮后輒以風邪霧露爲戒辭意款

備多見詳擇帝幸灑龍中竝召請才人已下皆在側請召皇后帝笑曰是家志不好樂雖來無歡是以遊娛之事希嘗從焉羣臣奏事有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然未嘗以家私干政事帝由是寵敬始終無衰焉 帝思中興功臣乃圖畫二

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爲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修蓋延邳彤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時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盡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 夏四月辛

酉封皇子建爲千乘王羨爲廣平王 六月丁卯有星孛於天船

北晉天文志大陵入星在胃北又北九星曰天船一曰舟星所以廣不通也天漢西南行絡大陵天船卷舌而南行

帝



大起北宮時天旱尙書僕射會稽鍾離意詣闕免冠上疏曰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民疾邪宮室營邪女謁盛邪苞直行邪讒夫昌邪竊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甯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又敕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

說文曰雨所以澍生萬物故曰澍。澍音注。

憲字子阿少爲郡督郵

時部縣亭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意封還記入言於太守曰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內且關略遠縣細微之獄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建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死者數萬意獨身自隱親經給醫藥所部多蒙全濟後爲瑕邱令更有擅建者盜竊縣內意屏人問狀建叩頭服罪不忍加刑遣令長休建父聞之

爲建設酒謂曰吾聞無道之君以刀殘人有道之君以義行誅子  
罪命也遂命建進藥而死帝卽位徵爲尙書時交趾太守張恢坐  
贓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籓入大司農詔頒賜羣臣意得珠璣悉  
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  
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  
歎曰清乎尙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爲尙書僕射時  
詔使降胡子縑尙書案事誤以十爲百帝大怒詔郎將咎之意因  
人叩頭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漫爲愆則臣位大罪重郎  
位小罪輕咎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衣就格帝意乃解意薦全椒  
長劉平

全椒縣屬九江郡  
賢曰今滁州縣

詔徵拜議郎平在全椒政有恩惠民或

增賞就賦或減年從役

補註漢法賞滿百金者方取其賦年論六十者不役其力民愛平甚故賞雖不及百

金而虛贈之以就賦年雖已過六十虛減之以從役故曰贈黃就賦減年從役

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唯班詔書而去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

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尙書以下至見提曳嘗以事怒耶

藥宓

藥姓  
宓名

以杖撞之宓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宓乃

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

記曲禮  
之文

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是

時朝廷莫不悚慄爭爲嚴切以避誅責惟鍾離意獨敢諫爭數封

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會連有變異上疏曰伏惟陛下躬行

孝道修明經術郊祀天地故畏鬼神憂恤黎元勞心不怠而天氣

未和日月不明

易通卦驗曰愚智  
同位則日月無光

水泉湧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羣

臣不能宣化治職而以苛刻爲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官無相

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志至於骨肉相殘毒害彌深咸逆和氣以

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鹿鳴詩

羣臣以其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

鼓瑟吹笙又曰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以人神之心洽然

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揆萬機詔有司慎人命緩刑罰順時

氣以調陰陽垂之無極帝雖不能時用然知其至誠亦以此故不

得久留出爲魯相

兩錄鍾離意別傳曰意之爲魯相也初到官出

拭几席劍履使男子乘伯除草堂下十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

以六枚自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又見教授堂下淋首有懸甕意

召孔新問之對曰此夫子甕也背有刊書人莫敢發意曰夫子聖

人所以懸甕欲示後賢因發之中有素書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

謨吾車拭吾履發吾筭會稽鍾離意壁有藥崧者河內人也天性

朴忠家貧爲郎常獨直臺上無被枕杜食糟糠帝每夜

入臺輒見崧問其故甚嘉之自此詔太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餐給

帷被阜袍及侍史二人後崧官至南陽太守

蔡質漢官儀曰尚書郎入直臺中官供新

青練白綾被或錦被帷帳枕褥俱各精美冬夏隨時改易太官  
供食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尚書郎伯使二人女侍史二人皆  
選端正者伯使從至止車門還女侍史潔被服執香爐燒熏從  
入臺中始使護衣服飾其貞詩云侍女新添五夜香蓋用此事

秋八月戊辰詔改太樂爲太予樂用識文也

尚書璇璣鈴曰有帝  
漢出德治作樂名予

故從而改之蔡邕禮樂志曰漢樂四品一曰太予樂與郊廟上陵  
寤詠合舉之樂二曰周頌雅樂典肆雍饗射六宗社稷之樂三日  
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四曰短簫篪箏軍樂也改正通鑑  
原文云改太樂爲太予今考明帝本紀乃是改太樂爲太予樂  
非改樂官爲太予也故改從本紀 壬申晦日有食之詔曰昔楚莊無災以致戒

懼說苑曰楚莊王見天不見妖  
懼地不出孽則曰天其忘予與魯哀禍大天不降譴春秋感精符  
曰魯哀公時  
政彌亂絕不日  
食天棄之也 今之動變儻尙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

冬十月甲子車駕從臯太后幸章陵荆州刺史郭賀官有殊政上

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敕行部去轡帷

爾雅曰轡帷蔽前轡帷  
者車之前帷也孔穎達

曰轡帷山東謂之裳或曰童容恨之詩淇水湯湯漸車  
帷裳註帷裳童容也其上有蓋四方旁垂而下謂之襜使百姓見

其容服以章有德十二月戊辰天后帝還自章陵 是歲京師及

郡國七大水 莎車王賢以兵威逼奪于寘大宛媯塞王國

媯塞國塞

極臨媯水而居者因以爲國名使其將守之于寘人殺其將君德立大人休莫霸

爲王賢率諸國兵數萬擊之大爲休莫霸所敗脫身走遣休莫霸

進圍莎車中流矢死于寘人復立其兄子廣德爲王廣德使其弟

仁攻賢廣德父先拘在莎車賢乃歸其父以女妻之與之和親

爲廣

德殺賢初廣漢姜詩事母至孝妻龐氏奉姑尤篤母好飲江水

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

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

者久之姑怪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慚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

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言行學姑嗜魚鱸又不能獨

食夫婦常力作供贍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常以供二母之膳赤倉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更遺詩米肉詩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至是乃察孝廉帝下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郎中詩除江陽令卒於官民爲立祠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四終